

短视频“下乡”与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重构

——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

何志武 董红兵

摘要:作为一种简单易用的新媒介,短视频甫一出现就迅速获得了老年群体的喜爱,然而有关其沉迷上瘾、迷失自我的问题很快又引起社会热议,似乎在短视频面前,他们全然处于茫然被动的状态。文章以三重勾连理论为研究框架,通过对一个华北村庄的老年人进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后发现:在生活器物层面,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体现在其被视为一种开源节流的实用物品;在文本内容层面,他们的短视频实践体现出补偿性娱乐和技能学习的特性;在空间场景层面,则体现出性别实践逆转与家庭共享空间的衰落,以及地方社会的凸显与村庄公共交往的再造。因此,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娱乐事项,更是一种能动的、嵌套于他们日常的新型生活方式,其背后反映的是老年群体对数字生活的再嵌入。

关键词:短视频;乡村;老年群体;数字生活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3-0014-10

项目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创新重大及交叉项目(2020WKZDJC009)

一、当老年人遇到短视频:一个亟待研究的话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下沉,以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短视频正加速向乡村社会扩散。截至2019年6月,50岁以上用户的短视频使用率已上升到66.7%^[1],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成为短视频的“忠实玩家”。然而,“假靳东”事件曝光后,有关老年人沉迷上瘾、被动洗脑的新闻很快引起社会热议^[2],似乎在短视频面前,他们全然处于被动迷失的状态。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社会忧虑的增加都要求我们,必须客观深入地研究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情况。与城市老年群体相比,乡村老年是更为特殊、且更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在他们的生活中,短视频发挥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运用并进行短视频实践的?短视频的流行究竟预示怎样的价值意义?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老年群体的数字生活,亟待分析探索。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短视频的到来必定给人们的生活图景、价值观念、娱乐方式等带来多种改变。那么作为用户,人们自身是怎样使用和理解短视频的呢?回溯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从定量调查出发,主要分析用户使用短视频的行为特征与心理动机。如认为用户倾向关注视频数、点赞数和分享数都高的账号^[3],认知度和接触率低减少了农民对政务短视频的使用^[4],用户使用的动机缘于内在需求、社会诱因和技术诱因^[5],归属需要影响他们对短视频的浏览,而人气需要则影响其创造行为^[6],用户的满意度、习惯和感知有用性影响其对短视频的持续使用意向^[7]。有研究者还发现,短视频的使用降低了女大学生对其身体的满意度,导致抑郁

情绪的产生^[8]。另一种是从理论阐释出发,重点揭示用户使用短视频的行为意义与社会价值。如认为短视频的使用调适了其生存性焦虑^[9],实现了城乡文化的平衡共存^[10],难以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11],等等。

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短视频用户的主体表达、行为特征、心理动因、意义实践等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是,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一是分析的对象多集中于青年群体,对作为“沉默大多数”的老年人,特别是乡村老年人则很少予以关注;二是集中于理论阐释,缺乏从内部视角进行探究,尤其是很多研究并未深入日常生活中进行考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剥离了用户的具体生活情境。据此,我们尝试从三重勾连理论出发,将短视频嵌入日常生活的多重话语中,以此揭示短视频与老年日常生活的勾连及意义。

二、理论回顾:三重勾连理论的提出与应用

法国语言学家安德烈·马丁内(Andre Martinet)最早提出了双重勾连的概念。他认为,自然语言可以概念化为两个层次结构,即音素(独特的声音单位)和语素(意义单位)^[12]。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等借鉴此概念并将其应用于电视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分析中,从而正式提出双重勾连理论^[13]。他认为,电视在家庭日常中有着作为物体和作为媒介的两次连接过程。其中,作为一个物体,电视象征家庭的审美趣味,而“作为一种媒介,电视通过节目的内容和结构,在更为宽泛的公共与私人领域中,把家庭中的成员带入到一个分享意义的公共领域中,同时,它也为打造具有私人性的家庭文化提供了原材料。”^[14]伴随两次连接的过程,电视亦被家庭所驯化。随后,西尔弗斯通等还强调信息传播技术的双重属性,认为它们既是一种物品,也是一种媒介^[15]。“双重勾连”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媒介与使用者之间存在着双重作用的过程。

不过,双重勾连理论有着明显缺陷,即它忽视媒介的具体应用环境。索尼娅·利文斯通等(Sonia Livingstone)指出,传统的传播研究过于关注文本的含义,而忽略消费媒体内容时的(技术)语境^[16]。事实上,梅罗维茨很早就发现,媒介与社会场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它能通过作用生活的场景地理重塑人们的社会行为^[17],这提示我们,研究媒介时还必须注意其所处的空间环境,尤其是在新媒体层出不穷、深度渗透的情况下,关注媒介使用时的情境要素就显得十分必要。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玛伦·哈特曼(Hartmann)等格外重视媒介在具体应用时的情境。对此,哈特曼将双重勾连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三重勾连框架,即不仅要考察媒介作为物品和作为内容传播渠道的功能属性,更要将人们对媒介使用的情境要素考虑在内^[18],从而形成了三重勾连理论。库尔图瓦等借鉴了这一理论并将其应用于青少年的媒介实践分析中。他们指出,三重勾连理论可分解为媒介作为一种物品的消费,媒介作为一个象征性文本的消费,以及媒介作为一种情境的消费,由此解释了青少年的身份认同和自主性获得^[19]。

无论是双重勾连还是三重勾连,这种研究路径都表明,人们与媒介之间存在着多种互动的可能。因此,国内学者很快将这种理论视角应用到中国语境中,剖析的对象也由电视进一步拓展到网络、微信、手机、短视频等多种媒体。郭文平认为,网络新闻作为一种承载着新科技的媒介,用户对它的消费实践同样具有科技物品与文本内容的双重面向^[20]。孙信茹对一个少数民族村庄微信群调研后发现,微信群同样起到了双重勾连的作用,村民借此不仅实现了自我的个性化表达,而且生产出新的社会意义,实现了真实与虚拟、个体与族群、内部与外部的勾连^[21]。冯强、马志浩则从三重勾连理论出发,分析了农民在科技物品、符号文本和空间场景等三方面的手机实践,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手机引发的乡村社会变迁^[22]。段鹏等则采用了三重勾连的问题视角,从媒介技术、文本和时空场景三个维度

分析了读书笔记这一媒介实践的社会意义^[23]。总而言之,三重勾连理论的广泛应用表明,人们的媒介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多重维度,而只有从微观层次上探索媒介与社会的勾连,才能发现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价值。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田野地点是华北的一个村庄——东村。它位于华北南部的山区地带,人口稠密,现有土地 776 亩,村民 483 户,共计 1373 人,60 岁以上的村民达 197 人。借助紧邻某大型企业的优势,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村就开始将村民的土地腾挪盘出并陆续兴建了 7 家村办企业。这些年,村民们告别了传统的农家小院,住进了村里统一建设的单元楼,各家各户也已实现电视、无线网络的全覆盖,手机和短视频的普及率迅猛提高。如今,东村人已几无耕地,经济收入主要从村办企业务工和外出打工中获得,瓜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则必须从市场购买,因此他们对“挣钱难、花钱快”的现实感受愈加深刻。

之所以选择该村,是因为一方面,该村的手机和互联网覆盖率较高,能为理解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提供翔实材料;另一方面,该村系作者土生土长的家乡,这样田野进场会更加顺利,能更深入地理解当地的文化观念。鉴于老年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表达能力有限,量化的方法难以做到深入等原因,我们选择以内生性的视角进行考察。具体调研的时间集中在 2020 年 7—8 月,主要对 60 岁以上老年群体的短视频使用情况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同时参与观察他们在家庭和街头的短视频实践情况。在选择访谈对象时,主要采用目的性抽样法及滚雪球抽样法,同时依据信息饱和的原则,访谈具有不同使用偏好、职业身份、文化水平等背景结构的老年人,直至无法获得新的信息为止。最终共访谈人数 20 名,其中男性 8 位,女性 12 位,年龄集中在 60~72 岁之间。每次访谈时间均保持在 30 分钟以上。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通过访谈调查并借用三重勾连理论,我们发现短视频已深刻融入乡村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二者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勾连,且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也并非如外界所想象的一味被动,而是有着更为弹性和丰富的一面。

表 1 东村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序号	受访人	性别	年龄	职业身份	文化水平	手机情况	短视频使用
1	ZTX	女	60	清洁工	小学	新机	抖音、快手
2	ZSY	女	64	小摊贩	小学	新机	抖音
3	HF	女	68	赋闲在家	高中	新机	快手
4	JZP	男	63	司机	初中	新机	抖音
5	JXK	男	61	村干部	初中	新机	抖音
6	JD	女	67	清洁工	小学	新机	抖音
7	DHT	男	62	建筑工	小学	老年机	无
8	DHY	女	63	赋闲在家	小学	淘汰机	抖音
9	QY	女	60	赋闲在家	初中	新机	抖音
10	XJM	女	61	赋闲在家	初中	淘汰机	抖音
11	DLT	男	72	村干部	小学	老年机	无
12	ZFT	男	68	退休工人	高中	老年机	无
13	JA	男	66	修理工	小学	新机	抖音、快手

续表

序号	受访人	性别	年龄	职业身份	文化水平	手机情况	短视频使用
14	RX	女	65	洗碗工	文盲	淘汰机	抖音
15	JYE	女	64	村医	初中	新机	抖音
16	CFP	男	65	退休工人	高中	新机	抖音
17	LRJ	女	63	赋闲在家	初中	淘汰机	抖音
18	JHZ	女	65	赋闲在家	初中	新机	快手
19	JLY	男	62	小摊贩	高中	淘汰机	抖音
20	JCX	女	64	配菜员	初中	新机	抖音

四、研究发现

(一)作为一种开源节流物品的短视频

施拉姆在媒介选择的或然率公式中指出,受众从一种信息中能够获取的报偿越大,付出的成本越小,那么这种媒介被选择的概率就越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出于同样的缘由,东村老年群体在选择短视频时,对“极速版”的抖音或快手有着明显偏爱。在这些老年人的生活中,它们首先是作为一种节省开支、扩大财源的实用物品而被使用。

为扩大市场占有,加快下沉扩散,以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近年来纷纷更改策略,推出“普通版”和“极速版”的短视频,这意味其媒介可供性程度的提高。所谓媒介可供性,即媒介技术为个体行动所提供的可能。就“极速版”短视频而言,其媒介可供性更超越了“普通版”,具备更强的社会适配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具有更强的市场兼容性。由表1可知,东村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手机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新购买的智能机,其价格多在1000元左右,二是子女淘汰的旧机。两种手机的共同特点是手机内存有限,反应速度较为迟钝。而“极速版”的短视频则具备更强的兼容性,能很好地适用于此类手机。与“普通版”相比,“极速版”短视频弃置了拍摄上传、点击购物等功能,但在内容展现上二者却几无差别,且后者占据的内存仅为前者的三分之一,所需的手机空间更小,消耗流量更少,因此更宜在各种低配手机中装置。这便为老年群体的短视频使用提供了前提条件,方便他们在节省换机成本的前提下安装使用。

第二,具有更好的开源节流属性。首先,这类短视频具有开源的优势。为增强用户的使用黏性,“极速版”短视频推出了“看视频,赚金币”的奖励活动,每积累10000金币可兑换1元,邀请新用户注册则可获得三四十元的奖励。为此,受访老人积极邀请亲友注册,并且每天耗费大量时间观看视频,2位老人甚至同时安装了“极速版”的抖音和快手。其次,这类短视频和“普通版”一样具有节流的功能。在他们看来,短视频与电视一样声画兼备,但它还有电视无可比拟的低耗能优势。他们坚信,小屏的短视频在电力消耗上远逊于大屏的电视,因此看短视频就等于省钱。最后,短视频的媒介可供性还为他们践行开源节流提供了可能。对老年人而言,短视频操作难度低,仅仅上下滑动,就能在观看中赚取金币。而短视频的移动性则使他们摆脱了空间桎梏,无论卧室、客厅,还是厨房、卫生间,随时随地都可完成观看,因此大大提高了他们使用时的能动性。

当我们问起最初接触短视频的原因时,DHY坦言是为了挣钱。“一开始用抖音是邻居邀请我的,她给我说可以边看抖音边挣钱。人家挣了老多钱呢,最少二百多。我不行,我就是每天刷

刷抖音,一有时间就看,最多也就挣个一两块,不过也能买个菜什么的。”(DHY,20200709)

当听说可以挣钱时,其他老人也加入了短视频的大军。JYE补充道,“我身边不少人都是这样的。那一天,在养老院干活的老李专门跑到俺家让俺小子给他下这个嘞(指“极速版”抖音)。一听能挣钱,就都开始用了……”(JYE,20200701)

不过,出于其他缘由而使用短视频的也不在少数。“电视费电,看抖音不是省电嘛,咱想在哪儿看就在哪儿看,方便!”(ZSY,20200809)“家里来了人才开开电视,其他时候都看快手,省电。”(JHZ,20200813)

由此可知,无论是“挣钱”,还是“省电”,这些老年群体都将短视频理解为一种实用物品,他们的短视频实践正是缘于其很好地因应了开源节流的生活需求。

(二)作为一种文本内容的短视频

1. 娱乐的补偿性满足

随着个体化社会的来临,集体性的娱乐活动日渐解体,电视成为老年人精神消费的主要手段。在东村,老年人大多喜欢观看乡村题材的电视剧、戏剧等节目内容,但他们很难从电视和生活中获得满足,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一,电视的升级换代给老年人的精神享受增添了巨大不便。目前,东村不少家庭装备了互联网电视,但烦琐的操作让老年人在使用时变得极为不便。几位老人告诉我们,他们虽被教导过多次,却经常找不到选择节目的界面,于是索性不开电视。其二,贴近性节目的匮乏无法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近年乡村电视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乏善可陈^[24],而虚构、架空类电视剧却充斥荧屏,这样便与老年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大反差,自然无法获得他们的青睐。其三,生活条件的限制加剧了他们精神生活的空虚。作为一项集体性的娱乐,看电影、听戏等活动一直备受老人们的喜爱。不过,此类活动只有逢年过节才偶有上演,而电视上又很难看到东村所在地区的方戏。出于上述原因,东村老年人开始寻求从短视频中获取精神满足。

与电视相比,短视频平台创制了一个不断祛魅与赋魅的空间^[25],借助于内嵌的算法技术,抖音、快手等不断跟踪用户的地理位置、点赞评论、浏览习惯等,以此向用户提供更好的情感体验。比如,在短视频的界面上,点赞的功能多被装饰成“桃心符”的形状并刻意凸显。用户每一次点击,都代表着其对此内容的偏好,平台据此记录并完成调整推送。反过来,这种媒介可供性也因操作简单、极易识别而被老年群体所沿用,帮助他们找寻其喜爱的节目内容。在观察访谈中我们就发现,即便东村的老人对算法、反馈等概念一无所知,但丝毫不妨碍他们对短视频的理解和使用。一旦刷到喜爱的节目,他们就会点亮“桃心符”并反复观看这些内容,对不甚关心的题材则不予理睬并迅速切换,这样他们喜欢的内容就能源源不断。

“我喜欢看打仗片,这两年电视上演的也少。抖音上就多。”“我就上了两年小学,识字不多,给我个手机我也不会搜(电影)。抖音就不一样,碰到喜欢的打仗片,我就点一下这个(桃心符),以后就不断有这个(内容)出来……”(CFP,20200707)

“我在抖音上听戏比较多,也愿意唱唱。不过老了,脑子反应不过来了。抖音是真方便,不往上滑,它(戏剧节目)就能一直唱,这样我就能跟上唱两句,一遍一遍地跟着学……”(JD,20200711)

可以说,借助于短视频,乡村老年人在反复观看、模仿并跟随唱和中不断满足着自身的偏好,由此获得了补偿性的娱乐,大大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2. 技能学习的消费实践

“网民参与视频生产的原始动力,是将短视频作为个人与生活记录、自我表达的一种新手段。短

视频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民间文化。”^[26]当然,用户不仅会在短视频上分享日常生活,而且还会将短视频的内容移植或践行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形成线上与线下的“交相辉映”。在东村,老年人对短视频的使用就不仅仅是一种补偿性的娱乐体验,更是一场技能学习的消费实践。

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界面上,关注、点赞等功能均被明示出来,一键就可轻松关注,这便为老年人记录观看内容、学习技能妙招并付诸生活实践提供了多种便利。HF就是东村老人中的一个典型。

下午三点,当我们按约定来到HF家时,她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一名快手博主直播制作大饼,一边看嘴里还一边重复着操作流程。HF告诉我们,目前,她已经使用快手一年多了,一共关注了20多位博主。当问起为何对快手感兴趣以及从中学习了哪些技能时,HF滔滔不绝地说道:“大队(即村委)将俺家土地收回以后,就再也没地能种了。人一闲下来,生活也过得没意思了,我自己也不爱跳广场舞。俺闺女就给我购买了个华为手机,给我下了个快手,我就开始用了。去年看快手的时候,我瞧见这里还教做饼嘞,就跟着学习起来。”HF笑着告诉我们,“后来碰见感兴趣的,我就点这个(指快手的博主头像和桃心符),这样就一直能看。有空儿了,我就看看,也跟着人家学习学习做饼。它不是能一直重复(播放)嘛,我就拿到厨房一边和面一边看,一遍遍地看,跟着也就学会了鸡蛋灌饼、油酥饼、葱花饼……家里人吃起来都觉得跟卖的差不多。后来我看快手,他们说跟着多学学吧,以后说不定出去还能摆个摊儿。”(HF,20200809)

事实上,在调查走访中,RX、QY等老人也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从中学习到美食制作、废物利用等大量生活技巧,并且将这些线上展示的内容熟练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的最初阶段,抖音、快手等平台上掀起了“全民战役,居家烹饪”的热潮,而东村的多位老人也自发地参与到这场全国性的潮流中,他们也跟着千万网民一起学习制作起凉皮、蛋糕等美食。在此意义上,老年人已通过短视频将技能学习与数字生活实践成功地勾连起来。

(三)作为一种空间场景的短视频

媒介实践的场景既包括公共空间,也包括家庭空间,还包括私人空间。^[22]对东村老年人而言,短视频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旧有空间偏好,重塑着他们的行为习惯和社交往来。

1. 性别实践逆转与家庭共享空间的衰落

媒介能影响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各种生活因素的影响。莫利发现,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决定了男性主导着家庭电视的观看权力^[27]。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指出,电视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印度乡村中的传统性别分工^[28]。周裕琼教授发现,老年人的心态影响着微信的采用,导致女性对男性的反超^[29]。由表1可知,使用非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士全部为男性。结合进一步调研观察,我们发现,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中同样存在着性别逆转,即女性老年群体对短视频的使用远远超老年男性。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乡村社会的角色分工高度相关。在东村,绝大部分老年人没有退休金,因此即便步入老年阶段,即使儿女业已成家,老年男性也仍然会履行挣钱养家的主要角色。他们会选择继续在周边的工地打工赚钱,而工作中的搬卸攀爬等极易造成手机损坏,故而其更愿意选用廉价的、非智能的老年机,这就减少了其与短视频的接触可能。即便拥有智能手机,他们对短视频的使用兴趣也远逊于老年女性。相反,进入老年阶段后,东村女性就很少再出门打工,而是主要承担照顾孙辈、操持家务、处理人情往来等“女主人”的角色,故而她们更有时间和条件,也更有动力去学习使用短视频。正是出于这样的社会分工,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才呈现出鲜明的性别逆转。

与此同时,这种性别逆转下的短视频实践还引发了家庭共享空间的衰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共享的空间和共同的行为习惯,曾经热闹的客厅逐渐走向消寂。短视频的出现有利于老年人与“掌心世界”的接触,增加了其沉浸的时间,独自看短视频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家庭的日常。不过,由

于老年女性对短视频的使用更为熟练且更有兴趣,因此,当她们将其应用于家庭生活时,她们的家庭互动也随之发生明显改变。对此,她们的老伴儿有着更切身的体会。在我们的走访调查中,3位只有老年机的男性就多次向我们抱怨,自从使用短视频后,他们的妻子和自己聚在客厅、边看电视边讨论的时光就大幅减少,而这些老年夫妻之间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隔阂。

“现在吃完饭,没等一会儿就跑屋里玩手机了,客厅就待不住。”“就是待在客厅,我看电视,她玩抖音,各顾各的。”(DHT,20200728)

“以前也不这样。现在看一会儿电视,就躺到屋里玩手机了,看得可饿得慌(上瘾),给迷住了一样。”(ZFT,20200811)

“总是嫌弃我笨,什么都不知道,早就落伍了。”(DLT,20200813)

2. 地方社会凸显与村庄公共交往的再造

短视频的到来挤压了电视的影响力,不过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完成了地方的呈现和凸显。“数码定位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消亡,反而,这意味着无法磨灭的空间烙印。”^[30]在LBS定位和算法技术的加持下,短视频实现了对相同地域、相似爱好用户的勾连和聚拢,同时其还在平台首页独立开设“同城”版块并予以推送,这就为地方的景观、方言、习俗、故事等提供了展示的专属渠道,便于人们在眺望“远方”的同时,近距离地连接其所在或邻近地区的风土人情。而这也给老年人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体验。

提起最喜欢短视频的哪些功能时,ZTX仔细想了想,然后告诉我们,她最喜欢的就是在抖音的“同城”里观看内容。那么与“首页”浏览相比,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ZTX告诉我们:“从这儿能知道村里和县里发生了什么,看见别人家做了什么饭,别人家孩子多大了,就和以前相互串门、出去旅游一样,还不会打扰到别人家。”一边说着,她还一边给我们展示道,“你瞧,这儿拍的是南边拆房子嘞。都说县里修路拆房子嘞,以前就听他们说过,谁也不知道是拆哪里,这回我可是真瞧见了。宽敞敞的房子拆了多可惜呀,俺家以前也是住这种房子,规划的时候都拆了。”(ZTX,20200812)

从这个具体而微的故事可知,借助于短视频的“在场”方式,老年人得以将自我的生活与周边人的世界连接起来,从而丰富了他们对地方社会的感知、想象和体验,强化了他们对处于流动转型中村庄社会的情感与归属感。

不仅如此,这些老年人还通过短视频实践促进了村庄公共交往的再造。自搬入单元楼后,东村人就更喜欢宅在家中看电视,往日的串门、聊天等情景难再,村庄公共交往呈现出一定的衰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喜欢坐在街边,相互交换他们的短视频,对此,他们也有自己的思量。

每天晚餐过后,东村大街几乎都能响起“抖音神曲”,包括LRJ、JLY等在内的五六个老人是这里的常客。问起在家和在街上看抖音的区别,LRJ不假思索地回答:“一个人看有什么意思?坐在街边看才得劲,大家看着看着就有话聊了,就像以前串门一样,还省得去别人家麻烦了。”(LRJ,20200812)

那么,为什么又要换着看抖音呢?JLY解释:“她手机里的抖音和我手机里的抖音不一样。不知道怎么能把她上面的(内容)弄到我手机上,这样就换着看。再说了,一群人换着看了,谁想起来什么就能说什么,没有手机的老人们也能跟着一起看一起说,一晚上都有停不下来的话,这样就热闹。像看到疫情、农民打工、孝敬老人、谁家做了好饭、谁家孩子跳舞之类的什么都说。”(JLY,20200812)

由上可知,短视频正卷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维系、延伸并满足着他们的公共交往。进一

步而言,短视频的个性化观看虽然能给他们带来多种愉悦,但带着手机出门,围在一起边看边聊才是他们最乐意的事情。通过交换短视频和参与话题讨论,东村的老年人不仅将视野延伸至国家大事、国际政治等外围世界,而且还将讨论聚焦于村庄内部和地方社会,如此,既排解了他们私人生活的封闭与孤寂,完成了多人在场的聚拢和互动,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公共交往的热情和动力,实现私人空间与公共交往的连接和融合,最终带动了村庄公共交往的活跃。

五、结论与讨论

短视频的“下乡”既实现了商业资本在乡村社会的快速扩散,也给乡村社会的主体实践带来新的改变。本研究基于三重勾连理论的分析框架,发现短视频与乡村老年生活的深度互动表现为,短视频分别被作为一种实用器物、文本内容以及空间场景而被消费。

具体而言,在第一层勾连上,短视频具有鲜明的物质属性,它因“高适配”“低耗能”“广开源”而被老年人视为一种开源节流的生活物品,这一实用属性与资本催动下短视频媒介可供性的提高、老年生活的大量空闲密不可分。对乡村老人而言,暮年时光的来临、缺乏退休金的支撑都使他们不得不竭力减少生活支出,而通过观看短视频,既能利用空余时间,又可实现开源节流,因此成为他们改善生活的一种现实策略。在第二层勾连上,短视频具有重要的文本属性,通过内嵌的算法机制,老年群体与海量的短视频内容实现了更精准的匹配,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亦使其学习到大量的生活技能。在第三重勾连上,短视频具有明显的情境属性,它既造成家庭共享空间的衰落,引发家庭生活的区隔,又实现老年人与地方社会的连接,点燃村庄公共交往的热情,一定意义上可以缓解老年人对变迁中的村庄生活的焦虑。

从短视频的三重勾连中可以看出,短视频已然与农民的生活文化脉络交融在一起。因此在研究媒介时,就不能简单地将媒介的物质属性、文本属性与情境属性割裂开,而是要从整体的角度去理解媒介,重新审视媒介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和复杂勾连。进一步而言,就是要看到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中介性工具,更是一种型构社会的重要力量,它以不同的维度改变着使用媒介的人及其生活环境;而作为主体的人亦借助媒介调整其行为习惯,使媒介能更好地适应其所处的场景情境。媒介、人与人们的生活环境正通过不断的互动生产出新的价值意义。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实践就表明,作为一种的新媒介,短视频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娱乐事项,而是一种嵌套于老年人日常生活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多重体验的新型生活方式。即便这些老年人已经步入晚年,即便他们对短视频的运用并不娴熟,但他们并非完全被动、一味沉迷,而是有着鲜明的喜好和自我的倾向。通过对短视频的积极实践,这些老年人得以将短视频与自身的社会境况、性别分工、生活场景等结合起来,帮助他们实现线上与线下、自我与地方、私人与公共的勾连,为他们丰富自我生活、接入数字生活等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因此,短视频在老年群体中的流行,必然是一场结合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其结果是对他们传统生活的更新和重构,其背后更是反映出老年群体对数字生活的再嵌入。

那么,通过短视频叩开数字时代的大门之后,老年人的数字生活是否就此“一马平川”呢?答案是两可的。借助于短视频的勾连,老年人确实更容易与数字时代相连接,不过,这种连接的背后亦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开源节流的短视频实践所能产生的经济收益极其有限,且长期观看还会给他们的视力健康等带来一定的伤害。同时,老年人的文化水平、知识技能等较为有限,他们同样可能困顿于短视频制造的虚假满足和信息茧房中,导致补偿性满足向偏见性满足转化。为此,还需要进一步增强智能应用的适老性,提高老年人的数字素养。2020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指出必须“有效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

遇到的困难,让广大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31]。一些城市社区也已开展了多种老年人数字应用培训活动,然而在青年人流失加剧、数字化培训薄弱的农村地区,老年人正面临着较大的数字鸿沟和数字生活障碍,如何更好地满足他们在数字时代的新型生活需求,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 [1] 徐丽娟.“银发网红”的自我呈现与形象塑造——基于抖音短视频的框架分析. 新媒体研究,2020,9:49-51.
- [2] 云歌 & 点苍. [岛妹说]沉迷短视频的爸妈们. 侠客岛微信公众号,2020-10-21. [2021-01-26] <https://mp.weixin.qq.com/s/nKDb-ZNiDfJMzqAvdoWA6g>.
- [3] 喻国明,杨雅,曲慧等. 短视频的“传与受”:供给侧特征、用户行为与需求空间. 新闻爱好者,2020,10:4-7.
- [4] 陈然. 农民使用政务短视频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采纳和政治参与的视角.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10:148-152.
- [5] 徐晨飞,周雨桑. 移动短视频用户生成内容的动因研究.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7,7:13-19.
- [6] 张星,吴忧,刘汕. 移动短视频用户浏览和创造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图书情报工作,2019,6:103-115.
- [7] 张大伟,陈彦馨,王敏. 期望与确认:短视频平台持续使用影响因素初探——基于 SEM 与 fsQCA 的研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8:133-140.
- [8] 梁晓燕,郭晓荣,赵桐. 短视频使用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2020,5:1220-1226.
- [9] 孙黎,马中红. 小镇青年的“快手”世界:城乡关系的个体叙事与情感表达. 中国青年研究,2019,11:29-36+21.
- [10] 刘娜. 重塑与角力: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研究——以快手 APP 为例.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161-168
- [11] 刘涛. 短视频、乡村空间生产与艰难的阶层流动. 教育传媒研究,2018,6:13-16.
- [12] 安德烈·马丁内. 普通语言学纲要. 罗慎仪,张祖建,罗竞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7.
- [13] R. Silverstone, L. Haddon. Design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echnical Change and Everyday Life//R. Silverstone and R. Mansell. Communication by Design: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44-74.
- [14] 罗杰·西尔弗斯通. 电视与日常生活. 陶庆梅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22.
- [15] R. Silverstone, E. Hirsch, D. Morle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R. Silverstone, E. Hirsch, et al. 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 London: Routledge, 1992:15.
- [16] S. Livingstone.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Symbolic: Silverstone's Double Articulation of Research Traditions in New Media Studies. New Media&Society, 2007, 9(1): 16-24.
- [17]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9.
- [18] M. Hartmann.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ymbolic Environments and Individual Texts//T. Berker, M. Hartmann, Y. Punie, et al. The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80-102.
- [19] C. Courtois, P. Mechant, S. Paulussen, et al.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in Teenage Media Consumption. New Media&Society, 2012, 14(3): 1-20.
- [20] 郭文平. 新闻文本与科技型式的双重链接:日常生活中网络新闻消费实践的类型研究. 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 27:27-63.
- [21] 孙信茹. 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0:6-24+126.
- [22] 冯强,马志浩. 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对一个鲁中村庄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 国际新闻界,2019,11:24-45.
- [23] 段鹏,徐煜. 媒介技术、文本和时空场景——对读书笔记“书写实践”的媒介学阐释. 现代出版,2021,1:11-15

+60.

- [24] 张国涛,孟雪. 家园意识与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精神困境.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28-33.
- [25] 何志武,董红兵. 可见性视角下移动短视频的空间生产、消费与价值悖论. 新闻记者,2019,10:12-19.
- [26] 彭兰. 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 新闻界,2019,1:34-43.
- [27] 戴维·莫利.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史安斌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61.
- [28] 柯克·约翰逊.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展明辉,张金玺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78.
- [29] 周裕琼. 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7:66-86+127-128.
- [30] 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 数码人类学. 王心远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6.
- [31]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45号(2020-11-24).

Short Video's Popularity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s Daily Life: 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a Village in North China

He Zhiwu, Dong Hongbi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s a simple and easy-to-use new medium, the short video quickly became popular among the elderly as soon as it appeared. However, their addiction and loss of themselves quickly arouses the fierce social discussion, and it seems that they are completely in a passive situation. The paper uses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theory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with the elderly in a village in North China, the paper finally finds that: (1) on the aspect of living implements, the short video practice of the elderly reflects that it is regarded as a practical item of "increasing income and reducing expenditure"; (2) on the aspect of symbolic texts, the short video practice of the elderly group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nsatory entertainment and skill learning; (3) on the aspect of sociospatial context, it reflects the reversal of gender practice and the decline of family shared space, as well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society and village public interaction. Therefore, the elderly group's short video practice is not only a simple entertainment, but also a dynamic new lifestyle embedded in their daily life. What lies behind it is the re-embedding of the elderly into their digital lives.

Key words: short video; village; the elderly; digital life

■收稿日期:2021-01-08

■作者单位:何志武,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武汉 430074

董红兵,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刘金波